

T3149/3232.7

8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藝文類

文載道又記事厥係重矣自予夏以文學名
西河詞賦碩俊代不乏人撰著歷歷可稽其
它名人宦遊茲土尤多所紀詠當與並傳不
朽志藝文

汾陽縣

勅諭

國家嘉與臣子自一命以上凡有懿美不惜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藝文類

文載道又記事厥係重矣自子夏以文學名
西河詞賦碩俊代不乏人撰著歷歷可稽其
它名人宦遊茲土尤多所紀詠當與並傳不
朽志藝文

汾陽縣

勅諭

國家嘉與臣子自一命以上凡有懿美不惜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華衮以相加遺至

覃恩也特載 兩王府者王道始於展親維城
易於尾大能顧誤

天語茂明而光大之則奕世載德休聲洽於來

茲雖與天無極可也若公孤卿貳遭被

寵褒者代不乏人然各有家乘不得並載云

永樂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皇帝勅姪慶成王濟炫永和王濟煥朕念爾父
骨肉同氣至親前令爾兄弟往汾州權住勅

至即收拾不數日前去汾州權住

宣德八年閏八月初五日

皇帝書諭弟慶成王美靖得奏欲存留本府隨
侍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供給使用已

勅兵部准王存留王其知之故諭

宣德八年九月初五日

皇帝書復

叔永和王所言欲將本府軍校該發回原籍
餘丁存留供給使用已

勅兵部俱從所言人回專此以復惟
叔亮之

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

皇帝勅諭山西汾州民王志可國家施仁養民
爲首今之守令或不能奉承有厲民者而所
在姦民豪奪鄉里以肥其家恬不知愧爾於
饑歲乃能出穀豆一千石用助賑濟有司上
聞朕用嘉之今遣官齎勅旌爾爲義民勞以
羊酒仍免本身雜汎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

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勅諭慶成王竒湏朕惟爲人子者要竭其
力以孝於親乃人倫第一善行爾竒湏乃慶
成溫穆王之子素聞先人之教乃得此不易
之名近該禮部覆奏先因都御史江潮奏爾
孝行云爾自幼事父不離左右飲膳必親供
定省不違者二十餘年及父薨逝哀毀踰禮
幾不能生披跣送喪兩足皆腫欲廬墓側衆

勸始回別居一室足跡不至寢門母妃陳氏
患瘡自吮膿以驗其苦凡母疾朝夕侍側藥
必親嘗夜則禱神願以身代母疾果愈後居
母喪亦如爾父遂行有司勘審明白皆如初
奏朕一聞之衷懷補歎夫如上所述之事人
以爲難爾獨能之寔由爾天性純懿氣質清
竒故能專務孝德以率諸仁義深惟罔極而
時刻無忘此乃古今所罕聞常人所難蹈故
朕深加喜悅特賜書旌獎命行人司行人岳

倫兼持白金彩幣羊酒之物往諭以彰爾孝
行之卓異冀以風勵乎諸親爾可益持乃志
堅其孝誠推之以事上移之以弟長以至修
身齊家率遵先人之教勉副朕所著誥辭庶
於孝德愈有光焉則

天地鬼神莫不鑒護膺祿位於無窮輔皇基於
億載福衍康寧慶延後世與國同休顧不嘉
歟嗚呼凡吾宗親可不以是爲法乎朕述此
數言用伸崇禮孝子之意且以見朕嘉獎之

誠爾惟欽哉故諭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皇帝書與慶成王竒滇茲者南郊禮成大頒恩
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民始於親親惟王
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覃布所宜加隆茲
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表官員順齋存問
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書以達惟王亮之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皇帝勅諭慶成王竒滇近該鎮國將軍竒洪等

各奏稱王行年八十五世相見同居乞要照
例旌異惟王平日積善餘慶致此親睦良可
嘉尚况前此以王孝行卓異已經降勅旌獎
茲再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
善行以永終譽顧不美歟欽哉故諭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皇帝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壇近該巡撫都
御史應檟等奏稱爾嗜學好禮敦彞睦族居
喪哀毀賢孝可嘉茲特降勅差官獎勵表揚

爾宜益懋前修以永終譽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皇帝勅諭慶成王表樂近該山西撫按官奏稱
王仁孝謙和謹言慎行樂善循理睦族親賢
年登八旬修持愈篤四世相見餘澤有孚良
可嘉尚茲特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勸諸藩王
宜益敦懿行迓承壽祉欽哉故諭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初三日

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

近該巡按山西官奏稱爾事姑以孝卹孤以
慈守節彌堅善行昭著乞要照例獎勵事下
該部議復相應茲特降勅差官往諭以彰爾
賢爾尚服思寵榮益延壽祉欽哉故諭

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栢近該山西
撫按官題稱爾樂善好學端謹自持年逾七
袞始終一致宗黨咸稱其孝州志嘗紀其賢
乞要旌獎該部議覆相應茲特賜勅獎勵以

為宗藩之勸爾尚益篤善行永保令名故諭
萬曆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皇帝勅諭庶成王慎鍾朕以元祥大慶恩渥渙
頒肆推宗室之賢特舉旌揚之典近該山西
撫按官題稱王敦倫盡孝樂善親賢明道義
而

祖訓克遵端表率而郡宗咸服朕甚嘉焉茲特
賜勅獎勵以彰有德庸勸諸藩王宜益敦素
履永保令名茂揚睦族之休風無負展親之

至願 欽哉故諭

碑記

考字 緯碑者悲也所以吊古而傷往也後世
率用 以頌德銘功或紀盛於當年或追美於
沒世 用垂不朽必託貞珉大都謂柔脆易摧
金石 不壞即銘鐘鼎之意也簡策方之左矣
志碑記

狄武襄公神道碑銘

宋翰林學士王珪奉
詔撰

銘曰 汾晉之氣蒙於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

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孰莫不聞
元昊蓄姦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
出大里至於杏林竒謀縱橫以警戎心上顧
將帥威名無如來汝陪予東國之樞盜起南
荒乘邊弛防陷邕圍廣妖氛以猖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州還服在廷越
茲累年夙夜廼事匪圖弗宣將相出藩年甫
五十公不復還天子爲泣生莫與榮沒莫與
哀旂常之載其績有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

有德於詩以質不朽

潤濟侯廟記

宋知汾陽軍事周煒撰

宣和元年夏五月今提舉秘閣開封李公始
領河東水事會天久旱川流涸竭而修楠巨
梓積於汾之境内者不啻數萬計是時朝廷
有大營造詔令絡繹公夙夜敦促懼不時進
而煒領郡纔踰月承命靡安殫思極慮殆非
人力可及乃詢父老求神之有功於民者將
禱之咸言距州三十里有祠曰賀將軍在

後魏嘗屯兵山下水遠士渴馬跑地出泉今
疏其流溉田數千頃歲時亢旱有請必驗煒
乃洎日詣祠默與神約且曰惟神廟食於土
有赫厥靈能於此時回枯借潤激三尺之液
寬萬夫之力吏得逭責敢忘神休史奉祝讀
未訖有雲蔽空來庭廡變夕翌日大雨綿延
浹旬一川澎湃涵涵然若擁千兵萬馬如昔
時於是圓若楹者方若栝者曹雜而相侔若
撩者喬傑而特出若棟與梁者結椽聯後首

尾相啣屬邑晏然不勞而辦郡以狀言公異
其事抗章請封以為神寵有旨進五等爵是
為潤濟潤濟之命實自公啓初祠無額崇寧
間郡將許侯上神之功朝廷始以永澤榜其
廟時有紀其事曰微名之建煒煒煌煌當有
來者繼今以請後十年乃有是封是豈無待
而然耶耶人素嚮神平時祭賽唯恐後聞公
為請樂之遠近出金帛以佐完繕者日相踵
由是神宇加新威靈益熾汾再歲大稔神有

力焉煒嘗謂神依人而行而人亦賴神以濟二者常相須亦各從其類也是以聰明鯁亮之神必忠孝端莊之是聽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以靖共飭身以正直將使事乘輶攬轡不憚寒暑而藹然忠孝端莊譽孚於上下是宜神之聽之其效如此故一歲之間華資沓進乃知天子式穀而神介之福公有以取之也煒以守

詳靈貺且慶公能發揚序其本末刊寘廟左

隱德以聞於朝迺爲

賜太師文彥博詩詔

并彥博記

四紀忠勞著三朝聞望不言功富矣勲彌大居女白首竚瞻公

隆享茲難老祉報在焉貌甚冲西都舊士

勅彥博卿在祖廟蚤冠

三事懷忠奮策迄有

大勲來觀外廷相成宗師錫燕賜詩詔示殊禮

祀崇進公品徃蒞洛仍勅近輔序而識之

庶傳無窮者見賢業其承朕志體服眷恩今
賜卿詩序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
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故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臣
方守魏被召侍祀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
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
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聖恩俯憐
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臣
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不

再三訖不獲命乃以閏月二十三日陞辭翌
日出都仍賜宴於瓊林苑以二府大臣押伴
既有臨遣中使內出寶器俾醕天醴以極魚
藻之樂及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蒙厚恩
荷殊渥自近世逮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
弼臣惇奉詔作序事義詳矣臣雖窮極語言
不能盡意惟知負戴天地生成之德感激而
繼之以泣惟陛下聰明睿智煥乎有文帝庸
作歌光紹前典伏自臨御以來十有四載而

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物思觀者
義矣曾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榮至
幸超絕等倫始至都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
抵洛宅又得誇示於吏民是用圖金石刻以
永其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同久復使臣
之子子孫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世
至於老臣爲不朽矣元豐四年正月三日文
彥博謹記

文潞公介
郡學宮州

詩詔并記舊刻碑
之今仍入汾陽縣

汾東關建城記

左布政郡人孔天胤撰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縣是幅幅
蓋亦有輔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巡撫大中
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戎狄之患自古有之
吾不患其來然惟在吾之內治修故共武之
服以有嚴也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然故知
者臨事而好謀仁者先難而後獲夫籬木於
山猛獸懼之樊柝於園狂夫瞿焉言設守也
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柰何
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毋緩

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
上式弘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
盜賊遠遁流亡四歸群生和植百務允恢得
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民曰是在我矣夫
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
外者殆什之三焉其執方三面當郡孔道其民
市易而殷富然曠無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
爲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於此矣遂檄州判
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占之原其

人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
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
欣然以爲爲已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
不閱月而厥城告完延袤九里有奇樓堞四
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繇之諸鄉之
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
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
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
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

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雖周之而已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忘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是子子所爲人和之徵也即有警其定虞即昔尹鐸保障晉陽蓋得人和焉故趙終世賴之至於今稱鐸之德不衰今於汾而得保障矣則夫汾之攸賴者寧有窮耶者民雷景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

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新甃汾州城記 左布政使 郡人 孔天胤 撰

夫城何言新甃也尚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磚也非新甃而何甃之云何戒守也守之云何衛民社者弘建始之功鑄金石者

陳垂遠之烈茲維其宜矣汾城古西河地也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一千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卯北 跳梁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 退乃大議繕城三年已巳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前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巡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時總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制欵塞慎固封守巡撫都御史石公楊公巡按

監察御史饒公桂公一意內修申嚴保障比曰甃之使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曰定功以包墻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墻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磚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干通用磚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而築墻城之用 在馬三曰定直計磚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干通用銀一

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千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餽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而資用不之五曰定委計功三十有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員名分管造作而州正佐貳總管督視凡既備矣以五年辛未二

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公巡乃由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甕城之未甕壕隍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曆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諸侍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廖廓日薄星回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截業即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茲以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

記外史氏曰往犬羊在牧人情洶洶鯁鯁城
惟恐其不高池惟恐其不深即高且深尤恐
其不固今三者至矣則何以益之昔楚使公
輸班攻宋聞墨子之捷而謀解旦公輸之善
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詡山河之美而
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
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
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略於備非仁也
急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崇之紀

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
乎其廣儲蓄乎其聖官守乎神而明之存正
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明廟謨固迪茲又矢是役也知州審策議其
始同知夏詔判官丘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
時理其中知州周鐸纂其成而同知劉禴判
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焉夫春秋之
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之不可以已也爰
是叙述建議工程始末經費年月事數城高

廣丈尺官府上下氏名勒之碑庶於萬斯年
景此嘉烈其諸委管職役姓名及守衛併力
贊襄者咸列之碑陰

汾西關建城記 侍郎郡人王緝撰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
形勝充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
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處卜雄峙
於西北汾曲滌漑乎東南山河之固由來擅
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聲中藏事外

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
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經石
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
郊坰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來則由偏關夫
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宣武東鴈門其勢皆
與雲中相表裏寇侵犯固常有之而顧忌
尾後多不深入唯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
守則犇突長驅與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
面首當其衝且其地形平廣與馬跑泉下流

相近水草豐茂 甚利之大營嘗創此識者
 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
 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
 奧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闕一
 形勝匪完矣所歎佚道之使不免一勞營繕
 之興有嫌可遠其命慮始誠哉難也以故十
 餘年來似築道旁之舍雖舉之至三竟中止
 焉自非心切民瘼才優經濟脫凡近而游高
 明疇能毅然任之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

其功而功德懋著載在拓修儒學公

贊述百以者軫念地方為久安計正在經營適

大參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

節遂建文議曰成外攘之功而益嚴內修者又

道也並附規畫之勞而愛惜暫書者小補也惟

時貢市並行疆場寧謐似可與民蘇息然

情巨測以邊備難憑設或渝盟儀監不遠寧如

燕雀吟以响爰白兩院新建此城仍移守備兵

馬駐劄以訓練徹桑土振先聲安民御侮內順

外威甘六道備矣嚴令甫下晉掌臬司詎知張
 公繼以先後協心未遑他務輒終此功分役
 責成刻刻期督率旬日之內躬親指麾者不啻
 再四而諄諭溫諄春風藹然工所趨事者感
 之舉以欣然售其能蓋當版築未興而完城
 已宛然心在目矣曩稱仁人君子視人猶已治
 國如宏不又云實德感人捷於桴鼓亶其然哉
 白公孟小之任事益銳計丁藉興作之力轉力
 付練百之夫楨幹雲從奮鍾霧擁肇自九月

八日至次月八日即有成緒粵攷其詳週週
 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
 濶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
 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壕
 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闢門於墉之中
 各命一名東曰聯勝西曰威遠南曰明秀北曰
 安固山巖景軌券式堅式好構樓於門之上悉
 暨匾東題綱維巨郡西題保障西陲南題天
 險藩離北題重關鎖鑰高登遠眺美奐美輪

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隨土臺舖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匪此特規制森嚴而布置更周匝形勝至此完矣而安衝於此據矣誠萬全之計也又何加焉乃公曰公慮遠思深加惠無已復補平斷垣以延地脉召民乘屋以實曠基城外壕斬并城內四口糧悉與開除催科之阡陌轉為寧謐之問閭宜聚者之日庶也且也增益集市每月八口而列廛則先儘西北兩門之內遠近

之人便之貿遷者綿綿焉陋巷僻陬倏爾人煙輳集平居守望遇警應援咸有賴矣推是心也即父母愛子何以喻之飲水而甘寧忘所自宜頌聲之載道也夫圖事有要握其要則事易理感人在誠其誠至則感愈深積而久焉雖大虛玄監亦默佑之理也今公猷為卓犖疆理多方而蚤夜圖維無一念不切民社可不謂才與誠合乎宜其成之不日也不則土木之勞恒情易怨匠役之輩衆勢難齊

三旬而舉之人力豈至於此不佞生長斯土躬逢其盛固快觀其成也而攬修補葺且侈望於將來因忘固陋而僭為書年月紀姓名用垂不朽梁公諱問子孟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汎襄野河南睢陽衛人白公諱夏號道南河出潁川衛人幸哉吾人其多福乎何中州德星之聚獨向汾陽普照與百年奇邁萬世洪庥允宜勒石若同知州事王君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

可泯爰附書之土君諱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才優守素識遠志堅茲可徵其一端云

重修汾州儒學記 提學僉事薛亨撰

汾州古臺駘地阻金嶺倚湯泉潞汾如帶俗尚儉重文義近覩豪華為晉奧區文廟設在州東南起金大亡之重修于洪武正統間齋堂祠廡咸具歲久漸頽且尊經閣前空濶甚敬一亭啓聖祠越在閣西北三賢祠僻居東隅

地俱凹制又狹方位欠正人神弗妥無各學舍罕蔽風雨出入透迤殊非蕩平體州守白君夏謁學有感慨任修復猶以用不敷爲難乃謀諸宗藩士大夫云佛老外人倫遺世故止緣清虛動人凡名巒勝址窮極壯麗施財輸工無歲無之吾輩得翱翔禮樂之化程讓文物之天秋毫皆聖賜也即匪士林尚宜欽崇矧與文獻其容坐視能捐一金資一力者即徵其義願請旌揚僉聞之津津唯命有慶

成王宗川子夙好學首捐金百爲之倡由是助者衆積至五百餘磚石木料胥此辦惟工食夫力藉諸民規畫定始聞之守道迹靜齋公按院趙卓菴公撫院侯葵所公三公嘉白君能重邑人義除移文獎答外各出數錢佐厥役不期月傾者固彫者飾隘者濶偏者正巍然煥然非復昔之陋汾士感君誼一欲勒諸石先繪厥圖于余按圖櫺星門外啓先師坊一坊下有龍池今淤濬深仍餘以文圍者四

十有八甃甃底石起欄中築方臺其上池
南有坊曰青雲得路東標龍騰汾水鐘樓峙
其左西題鳳翥山鼓樓夾其右左由敷教
坊入有入室亭亭北有書舍舍北爲學正宅
右由觀德坊入有射圃亭亭北有司訓宅二
又北爲三縣公館明倫堂後爲尊經閣閣後
爲敬一亭俱有湖亭後爲啓聖祠祠西有書
院東有三賢祠又東城隅建天衢啓鑰坊坊
之南西向者爲奎光樓步雲梯料半拆舊制

多創新重垣複道恢豁方直聖宇儼然中峙
如洞府誠哉數仞難窺也觀厥外者飄飄然
有凌雲折桂之想游厥中者翼翼然動升堂
入室之懷其加惠後學深矣汾之文運不自
茲昌耶嗚乎均是辟雍也始而執經問難園
橋觀聽繼而朋徒息散鞠爲蔬園非地有升
降學與不學故也諸生誠能由是路必思義
入是門必思禮履是基思忠信啓是鑰思誠
正則鳶飛魚躍皆吾神之游行雲行雨施皆

吾氣之布濩風清月朗皆吾襟之瀟灑不登
雲雲未嘗屯不步月月與之將是聖徒也反
是獵聲利役耳目則月露形風雲態祇見其
靡雖有登龍擬不無亢龍悔區區池中物又
奚取焉故增飾宮牆者修學之文也增修德
業者修學之實也慎無徒以名求之是役也
効其勞者孝義主簿劉希魯考其成者又有
守道張襄野公張與梁俱純明右文白君得
恃以行其志故并書之用示來哲

新編狄武襄公傳

冀南叅政

延陵李琦撰

狄公者西河人也諱青字漢臣謚曰武襄云
按狄始周成王少子封於狄遂氏焉其後代
居天水乃大顯於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
公故出西河公生於宋仁宗時風骨殊竒偉
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閭里俠少多從之年
十六兄素與里人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
沒之保伍縛素公適餉田見而遽前曰殺羅
漢者我也人遂釋素而轉縛公公從容謂之

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決死縛我未晚也
公默禱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屍出水
數斗而活無何因縣賦稅事受誣遂發憤遊
京師應募爲騎御散直時王堯臣方登第唱
名自內出傳呼甚寵公與濟類觀於道或嘆
曰彼爲狀元而吾等始爲卒公曰不然顧才
能何如耳始隸軍籍志固如此誰謂功名可
以偶成乎哉趙元昊及公出爲延州指使時
偏將屢敗士卒多怯賊公行常爲先鋒

年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攻城略地屠
囂咩等族燔積聚收其帳及生口共以萬計
又築招安等砦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
甚聞寇至即挺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
賊中賊衆望之若神披靡莫敢當當是時尹
洙爲經略判官公見之譚兵洙善之遂薦於
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
見竒之遇甚厚仲淹復以左氏春秋授之曰
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公遂折節讀書悉通

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
惠州團練使上欲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逼邊
乃命亟往涇原俾圖像以進上觀其儀表嘆
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以敵萬
人也其在涇原也每以寡當衆預戒軍中捨
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則嚴陣
而陽却聲止則大呼突出人始笑之比突
出則大亂相踵踐死可謂奇矣公行伍起家
十餘年而顯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公傳

藥除字公對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
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帝
從之乃以彰化軍節度使擢樞密副使皇祐
中廣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楊旼等師久無
功又以命孫沔余靖討之上猶以爲憂會公
上表請行遂以公爲宣徽使經制廣南盜賊
事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
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
下上壯其言乃詔嶺南諸軍皆受其節度以

龐籍言也上復置酒垂拱殿餞之公始被命
有因貴近求從行者公延見之曰君欲從青
行乎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然能擊賊
有功朝廷有厚賞書不敢不爲亟請不則軍
中法重青亦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
凡所辟取皆其素所予以爲可用者人望固
已歸矣又念蔣偕張忠之敗大沮軍聲思鼓
之行至桂林之南見一大廟人謂神甚靈公
遽爲駐節入其中曰勝負無以爲據公出自

錢袖中與神約曰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也
左右諫止恐或沮師公不聽揮手一擲則百
錢盡紅矣舉軍歡呼聲震林野公亦大喜顧
左右取百釘隨錢踈密釘之加諸青紗籠覆
手自封焉曰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儂賊
平廣南君子謂此實階之兵口有機哉當是
時交趾請出兵討智高余靖許之請於朝公
至奏止之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
且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之

兵變 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因罷
之既乃率兵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闕聽吾
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公未至輒以步卒八
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公曰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
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
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慄不敢仰視遂乃
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謂軍未即進
且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宴將左次夜宴從

軍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一鼓時忽稱疾起如
內火之使人諭孫元規暫主席行酒少服藥
乃出數使人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乃是
夜三更時公已奪崑崙矣比明召諸將會食
關外賊既失險遂悉出逆戰於歸仁鋪右軍
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甚銳沔靖等懼失色賈
達將左軍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
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
斷賊陣爲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公執白

旗麾蕃落騎兵翼出賊後賊常以標牌取勝
至是竟莫能當大敗之爲築京觀智高焚城
夜遁入大理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
高死欲以上聞公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公之至邕也會瘴
霧昏塞或謂賊流毒水上士飲者多死公殊
憂之一夕有泉湧出岩下汲之其衆遂以濟
然則公之成功猥云人力也哉乃拜樞密使
賜第敦教坊復官其子公辭之弗克四年間

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
幸不可撓以法時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
十餘通詣獻之者以謂公之遠祖公謝之曰
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其謹厚又如此然公素撫愛士卒故每出士
卒輒指目以相矜詡至墜馬不得行或言青
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保全之
不報嘉祐京師大水公避水徙家相國寺行
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公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出判陳州明年薨贈中書令公爲人慎
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用師符
古將帥尤喜推功於下公嘗徙真定路兵馬
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今庭遂燕故老
於轟下里中稱之公事親孝遭中令之喪雖
衽金革殊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太
夫人於膝下日舉觴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
極榮養矣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
親憂先是常宴韓魏公劉易與馬易性疎訐

時優人以儒戲易輒勃然謂黥卒敢如此
罵殆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乃公意氣殊自
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公首造易謝人服
其有量乃或者祇欲以力取功名何也論曰
余觀狄武襄公之爲將殆可謂命世材其後
岳武穆公在高宗時其忠孝精誠於所發跡
足相當而公所遇得人故得保全功名無殆
乃陳州之行猶惜其見之不蚤也西漢而下
獨有唐裴晉公旣平淮蔡遂乞休綠野語曰

汾州府志 卷十三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信天之道哉

汾州府題名記 侍郎郡人王緝撰

汾州府舊汾州也

聖主初升爲郡汾故西河地州蹟有祝融城而陶邑實隸焉州秩既不能制兩藩子姓且訟獄經道府途寥邈艱往來又與靈石接壤監司分總職事互諉故魏中丞以設郡請制特報可汾改爲汾陽縣而孝義平遙介休仍其舊益以太原之永寧寧鄉臨縣平陽之靈

石沁州之沁源武鄉凡爲州者二爲邑者九內絡晉陽外控林胡體統尊嚴巍然稱重鎮矣太守盧公首蒞是郡與郡丞白公郡倅于公司理劉公法宜有題名記夫二千石之任鉅矣置貳設糾參錯爲理又何容易并冀際二百載熙平而汾郡正當更始創丕基以開後軌俾嗣仕者曰某也循某也良感仰止而則效之以貽十一城休烈詎不於新治大有光哉召伯其棠之勿剪何武去後而見思芳

名實自今兆矣不佞敢先齊民頌且用以俟來者

新設汾州府碑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北海馮琦撰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撫臣尤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或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徃返論報數百里疲於

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為屬實有輕州吏心

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

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穀法當互稽

覈而參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分與永

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

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

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護不便四臣竊

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

也臣請遂建為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

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
臣謹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昧死以聞
制下部議戶部尚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
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
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
扞蔽于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
請遂改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
之皆如撫臣章

曰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
貳倅理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
宮設博士廣諸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
治自堂序及廨舍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爲
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
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
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政令皆凜於郡民
有訟獄皆就其郡取衷上下相維民是以和
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是役也後
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

薪粲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
終皆中丞魏公爲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
養疏三上

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
入又不報

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
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
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
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

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
府尚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
布政使萬公房公參政寧公薛公經理則參
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少同知武君汾州
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
法得並書史臣琦既記其事于爲之詞曰惟晉
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洫滌揚波古有名
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
鬱彼椒聊或饑而枵或盈日驕惟汾之民士

女如雲輶輶殷殷訟滋而林分自石之戕烽火
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言
言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悉來宣原隰臚臚
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藩于臬爾謀既同既
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庠乃倉乃立
泮宮多士思皇乃割疆土紐垣壤而理如臂於
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若天不肅如車有輻
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
不手額在昔彊宗恣其武健今且斂手奉天

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卦其在于今不離哇
步昔議為郡安議屢格昔期今日乃言庠績
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
其尹之惟魏中丞永利是心大猷是經經之
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之謀

天子之休群山北走大河西來于萬斯年惟保
障哉

汾陽縣

設縣來藝文

汾陽縣題名記

汾陽縣知縣蔡成已撰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湏榮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民健訟回視有汾沮如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之

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

旨可以汾陽附焉若時百務倥偬文移旁午官即夙夜拮据兢兢猶恐供職不遑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罕斯邑欲爲記不

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之題名脫或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碑詎俟異日而始滅否之耶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諸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禮部尚書余繼登撰

萬曆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三十七
改汾州爲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
學而汾陽建學設官如制

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府公督同
知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異隅得地一
區長八十丈濶四之一諏日鳩工節材庀具
中爲大成殿五楹左右廡各二十楹南角房
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
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
明倫堂五楹上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七楹

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
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啓聖
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
池其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
酒課暨修府支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
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工與值價無濫值工
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
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
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既紀其歲月而復申

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
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
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西河非汾人
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
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
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
惇倫爲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
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服即賢聖之訓
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

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
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
見紛華而悅而况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
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
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耶青衿之士
群聚學宮誦讀孔子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
紛華靡麗與接爲構又蕭然靡執矣此不定
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
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

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
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
東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
爲可厭薄者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
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
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爲名此其
人百巧百慧自俛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
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

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
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
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
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既已俛首受書自異於
凡民柰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
流頽靡宛轉無一特操哉此士之耻而教之
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
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

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

不恍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視者諸
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
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
諸有事茲役者法得並書於後

不悞君子是則
是效予不佞無足
爲視者諸
士而思則效有
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
大名府南樂人
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
諸有事茲役者
法得並書於後

